



4月22日，墨西哥华雷斯城，美墨边境墙建设中。

工作签证吸引高精尖人才。但这种二元分流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对立。一旦美国遭遇经济衰退，移民就会成为经济问题的替罪羊。多元文化主义试图通过承认“差异”来缓解族群矛盾，却加速了美国社会部落化，激起白人民族主义的强势复苏，导致美国陷入文化战争的泥沼中。

当下，美国面临的移民新问题更为棘手。

“第一，移民问题呈现工具化倾向，日益成为两党竞争的重要筹码。共和党将边境安全、移民管控作为政策重点，以获取保守派和右翼民粹主义的选票；民主党则强调人道主义、多元包容，来吸引左翼精英、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支持。”孙麟说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趋势。

这种极化在H-1B签证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H-1B签证原本是美国科技霸权的“人才通道”，每年发放8.5万个名额。对硅谷而言，它意味着全球最强大脑的源源输入；而在MAGA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首字母缩写，现成了特朗普总统支持者符号）基本盘眼中，它却象征着精英背叛和工作机会流失。2025年，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H-1B签证申请费从数千美元暴涨至10万美元，瞬间引爆硅谷混乱。美国商会随后起诉特朗普政府。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，新政策长远来看对美国伤害很大，“不单阻碍人才

进入美国，也可能打击外资在美投资意愿”。

孙麟继续分析称：“第二，南部边境的治理失效和难民与移民流动增加，与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。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军事干预、经济制裁、贸易壁垒等手段维持地缘政治优势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困境和政治不稳定，推动了人口外流。这些人口最终流入美国南部边境，对其边境治理体系产生外部压力。”

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，移民政策全面加码。2025年3月，整月逮捕约1.8万人，较前月增长逾20%。2026年6月，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两项关键裁决，允许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，并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“限流”政策，为将超过100万移民驱逐出境铺平了道路。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警告，这一决定“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”。

孙麟指出，美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时，政策往往侧重短期应对，而对深层结构性问题的解决相对有限。“不论是修筑边境高墙、提升边境执法力度，还是实行人道主义庇护、推动身份合法化，其政策选择更多地出于选举周期和政治博弈的考量，从长远来看，这透支了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。”

更令人深思的是，据布鲁金斯学会结算，2025年美国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“反向移民”现象——移民净流出约15万人。该学会还预测，2026年这一趋势很可能继续加剧。孙麟认为，这一历史性的“人口逆流”乃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，包括经济结构失衡、社会治理问题等。

建国250年之际，以移民立国的美国，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。人才与移民这把双刃剑，曾经帮助美国从一片新大陆崛起为全球霸主；如今，这把剑的锋芒却有可能反噬其主。当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的界限日益分明，当“美国梦”的光环逐渐黯淡，美国能否找回那个“合众为一”的初心——这不仅关乎移民的命运，更关乎美国自身的未来。**民**